

日本長壽神話破滅

前不久，一則社會新聞几乎登上了所有日本主流大報的版面。

東京都足立區一幢民宅內驚現一具男性白骨化遺體，死者是“東京第一長壽男”加藤宗現。更令人吃驚的是這位“111歲壽星”經鑑定已死亡近30年，遺體旁的“最新”一份報紙出版於1978年11月。而這近30年中他的5位家人仍然和“他”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這一案件，引發了日本社會對百歲老人的關注，人們發現去向不明的百歲老人在不斷增加，就连日本《產經新聞》也認為世界第一的長壽社會正在因此蒙上陰影。



失蹤的 百歲老人

最先發現加藤宗現失蹤的是足立區擔任民生委員的一名女工作人員。因為9月15日“敬老日”臨近，她特地前往探訪，要向其轉交足立區提供的祝賀禮物，却遭其家屬推三阻四。家屬先稱老人“不願意出來見面”，接着又說老人已經被送往一家老人中心。該女士努力許久，始終不能與老人會面。

過去，這位女工作人員每年都去看望該老人一次，為他提供免費的地鐵和公共汽車年票。後來，由於日本開始實行新的政策，所有75歲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免費乘坐，而不再需要特殊的車票。這樣，這位女工作人員就很少去拜訪，最後一次是老人的女兒代替老人出面，稱“我父親身體很好”。此後，這位女工作人員也就沒再去拜訪。

這一次時隔幾十年，女工作人員再次前去拜訪，依然吃閉門羹，引發了她的擔憂，向鄰居調查的結果是大家也很久沒有見到這位老人了。

於是，這位女士選擇了報警，請警察協助調查老人的生死，因此就出現了开头的一幕。而“白骨案”尚未得出結論，8月3日日本媒體又報道，被認為是東京都最長女性的113歲老人古谷不知所終。警視廳杉并警署在詢問老人的長女時被告知，老人可能是與其次子居住在一起，她最後一次見到母親是在1986年。當警方就古谷老人的下落詢問其次子時，他聲稱過去一直與母親生活在千葉縣的公寓，但30年前母親離家出走，之後再未取得聯繫。

百歲老人不知去向的問題讓日本人惊讶地意識到，世界上最長壽老人國家的稱號主要建立在文件記錄上而不是實際證據上。日本40399名百歲老人中，儘管很多人的家人堅稱他們還活着，但他們已經多年沒有出現在當地社工的眼中了。

於是乎，地方政府開始紛紛登門調查轄區內記錄在冊的百歲老人，媒體也幾乎是在時時更新失蹤者的數字。截至8月7日，根據《讀賣新聞》的統計，日本全國不知去向的百歲老人共有63人。

冒領老人养老金

長壽之國是日本引以為豪的國家名片，健康的飲食、優美的環境、“完備”的養老制度令人們感到日本是老年人安享晚年的樂土。到底問題出在哪里？

根據日本輿論分析，其原因之一可能是為了冒領老人的养老金。作為老齡國家，日本對老人實施養老金制度，老人每人每月可以獲得從6萬到30萬日元不等的生活費。如果老人死亡而消息不為外界所知，其家屬依然可以按月領取這筆錢。這次查不出下落的幾十名老人中，有大約一半的人是屬於依靠政府救濟金過日子的貧民家庭。

另一方面，最早爆出“白骨

案”的東京都足立區政府認為，高齡老人行蹤不明的問題源自法律適用範圍有限。對於那些無法確定去向的居民，根據相關規定，雖然可以進行調查，但調查對象僅限於家人或房東，而且調查方法也存在漏洞。如果調查對象回答“人在家”，就很难進一步實施調查，因為如果沒有獲得允許，調查人員是無權進入房間查看的。一些工作人員也提到了“隱私”的問題，他們沒有權利想問什麼就問什麼。加藤宗現的亲属就曾多次以父親正在睡覺或不想見人為由阻礙調查人員入戶。

儘管地方政府有自己的苦衷，但是在已經確認的行蹤不明

的老人中，還是能夠發現行政部門不作為導致問題經年無法解決的證據。東京都北區的一名105歲的男性老人經確認早在25年前離開家後就一直沒有返回。家人當時就曾向警方提出搜尋申請，但警方並未與區政府聯繫，警視廳認為“提出搜尋申請一事不需要知會區政府”。而區政府也認為警方或許是出于調查保密的需要。

此外，行政部門缺乏合作也是原因之一。東大阪市在近日對行蹤不明老人實施的調查中發現，一位登記年齡119歲的女性早在2002年11月就被發現長年未繳納介護保險金，當時該市高齡介護課就曾向市民課提出，“一

些居民由於長年未繳納介護保險金且常住地址已不存在，應考慮註銷這些居民的登記（住民票），但調查工作最後不了了之，居民登記也未被註銷。對此，厚生勞動省8月5日決定成立應對小組，通過調查醫療保險和介護保險的繳納和使用情況確切掌握究竟有多少高齡老人已不知去向。

至於這些老人究竟去向何方，日本媒體給出的可能包括孤獨終老、流落街頭成為無家可歸者以及不明原因的死亡，一些不明身份、無人認領的屍體也被懷疑是失蹤的高齡老人。據說僅今年發現的無法確定身份的老人遺體就達170具。

完美制度正在褪色

其實，百歲老人不斷“不知所終”的事實正反映了部分日本老人在社會中的尷尬地位，那就是或者被子女看作搖錢樹，或者干脆離群索居，在孤獨中走向生命的尽头。

如果對日本進行更加深入的了解，就會理解，這種老人失蹤現象，實際反映了日本社會走向老齡化過程中的一个嚴重的社會問題。

近年來，日本社會誕生了一個新的社會學名詞——“孤獨死”。據最新的調查顯示，日本每

4個高齡男性中就有一人因為無人在身邊照顧和陪伴，最終“默然離世”。在60歲以上人群中，超過40%的老人擔心自己將會“孤獨死”，超過70%的老人對未來的生活感到不安。日本媒體經常爆出老人在家去世很長時間才被鄰居發現的新聞，有的老人甚至屍體已經腐爛。

表面上看，子女為了領取養老金而隱瞞老人死訊的做法駭人耳目，但那些離群索居，以至於生死不明的老人反映了更加深刻的社會問題，那就是老齡化社會中將老年人視為社會負擔，不加以重視，缺乏對老年人的關心。

如果僅僅看日本的福利制度，會認為日本的老有所養問題，已經得到較為妥當的解決。但是，高齡的老人医疗保险、福利支出讓一些日本納稅人從內心感到不滿，認為老人消耗了太多的社会資源，所以他們對老人福利制度經常提出批評。

近年來，日本政府已經將老人開始享受養老金的年齡從60歲提高到65歲，免費乘車制度



尊老文化亟待重塑

對於福利機構的問題，乃至老人福利的改善，如果從社會角度加以重視，並非沒有改善的餘地。但是，日本老齡化最大的問題在於亲情的冷漠。本來就不重視親情的傳統（按照日本的社會傳統，子女並沒有贍養父母的義務，父母也很少幫助子女照顧第三代，長輩和晚輩關係比較冷淡），加上現代社會的快節奏生活給年輕一代帶來的極大壓力，使日本老人難以獲得晚輩的照顧和關心，這卻不是社會加以重視就能解決的。

物質充裕了，亲情却“流失”了。“孤獨死”的流行顯露出日本

社會尊老文化亟待重塑。對此，日本各大媒體紛紛提出解決之道，以求扫清長壽之國的死角。《產經新聞》認為，行政機構在必要之時應當對調查方法和權限作出綜合的調整。《讀賣新聞》認為，如果有必要應當對相關法律和政策作出修改，《每日新聞》主張應當對介護保險和医疗保险的使用情況進行清查，如果沒有使用記錄就應通過面談的方式徹底確認老人健在與否。

不過，除了完善相應的制度、加強法律建設、加大養老投入外，還應該發揚的是“尊老文化”，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成為社會

的對象從70歲以上的老人改為75歲以上的老人。這固然反映了現代醫療條件下老人健康狀況的改善，也反映了老齡化社會中老人福利支出對政府的沉重壓力。近來，還發生了被監控設備無意中拍攝下來的日本養老院的護士毆打沒有反抗能力的老人事件。這件事，讓一些原來對住進養老院感到頗為安心的老人深感失望。為老人設置的福利機構也對老人如此冷漠，讓這一事雪上加霜。

最後，還要多說一句。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同屬儒家文化圈，有很多相似性。日本尊老文化的淡薄，對中國也極具警示意義，中國也在面臨同樣的老齡化問題。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生育高峰出生的一代現在已經步入中年，20年后將同樣進入老年，而他們的子女數量普遍不多，甚至有些家庭出現“四二一”的家庭模式。那時中國也會面臨同樣的老齡化社會問題。

（據《讀報參考》）